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十回 使訛詐硬行借貸 因懷恨暗起奸心

詞曰：萬事皆由天定，人生自有安排。善惡到底有興衰，參透還須等待。草木雖枯有本，將春自有時來。一朝運至上瑤台，也得清閒自在。守分安常最樂，行奸使詐招災。為我愚拙又癡呆，卻到無榮無害。

按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莫六頭因今日侯家無事，瞞著侯韜到鳳樂院中走走，正打外面進來。媽兒道：「莫相公，連日不見，是那邊風吹來？外面請坐。」六頭暗暗想道：「平日我到這裡來，前後聽走，並不阻攔；今日叫我在外面坐，必然這樓上有人，怕有我在只裡聽見。」忙向媽兒道：「聞得你令愛柳姑娘有貴恙，因此前來看他。」言畢，即推開屏門，舉步登樓。媽兒心下著慌，又不敢明說，只得暗中打個照會，高高喊了一聲道：「我兒，莫相公上樓來了！」這一句話，乃是叫呂昆避他一避。不意六頭已上樓來，卻也避他不及。

六頭這賊聞見酒味，連連進了房門。見桌上擺了杯盤碗碟，同著呂昆飲酒，心下不悅。暗暗的道：「這狗頭好大膽！難道不知柳姑娘是侯大爺的人？擅敢兩下私自來往！我想趁此機會，同他們借幾兩銀子。他若依我便罷；如若不然，只怕眼前：

雖然善財難易舍，只恐好事不堅牢（勞）。柳氏與呂昆見他怒容滿面，連忙邀他入坐；又命添了副杯箸，請他用酒。柳氏與呂昆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暗暗恨在心上。正所謂：

滿堂僧不厭，一個俗人多。

六頭一連飲了幾杯，先將柳氏做一個引頭，忙開口道：「柳姑娘可知：我連日被人逼得要尋死？上年借了那人二百兩銀子，乃是九折加一利息，一個月一轉，算到日下，共該他本利五百餘金。無計可施，只得要姑娘借些衣服、手飾與我，當得多少算多少；餘不足數，請呂美兄看破些，代我添補添補。難得你兩下相好，請幫助幫助我。莫六頭也是極好說話之人，將來自然加利奉還，決不失信。」呂相公聽得他來的言語來得古怪，暗暗心中甚是著急道：「今日此來，原是椿私事；況且蒙張天兄再三苦勸，叫我日後不可同他們往來；再者黃、李二人為我，侯韜已經斷了他的往來，今日遇著這賊，必有干戈。古雲：甕口易閉，人嘴難縫。將來傳到我母親知道，只便如何是好？況這廝開口，其心不善。」正是：

要知心下藏好歹（友），盡在開言談笑中。

只廝雙眼望著呂昆、柳氏不住的只是翻，二人越發生疑。到是柳氏隨機應變，向六頭道：「適才相公此言差矣。我縱有些衣服、手飾，不便借；況且總係侯大爺所辦之物，椿椿件件都有細賬，每月一次下來查點。非我擔難不肯，只要你相公擔當得下，在侯大爺面前說明係某人借用，那時聽取如何？想人生在世，誰不助人暫時緩急？」六頭聽得這番說，將舌頭伸了幾伸，暗暗的想道：「好張利嘴！算得個女中丈夫！既是不肯就罷，何必推在別人身上？」忙向呂相公道：「才說的話，你呂兄諒已盡知。既是柳姑娘囊中不便，求你幫襯幫襯。你我將來相與的日子長，不可照柳姑娘的見識。」呂昆想道：「些微三、五十金，可以商議。這廝開口太多，明倚勢壓人，那個懼他！」連連開言道：「我今日到此，不過偶然；況且沒有帶得銀子，兄只可別處商量。」六頭道：「只要兄情願出手，不在遲早。若是無處撮借，何不先寫一紙借約，我代兄借，卻也做得來。」柳氏聽得這句話，忙向呂昆道：「空頭欠券動也動不得。寧可做不來，也是一惱；不可留個禍根，到後來淘氣。」六頭怒目而視道：「你既不肯，還要於中打攔！」柳氏道：「並非我在內作梗。要人家先寫券帖，豈非挾詐乎？」六頭道：「可與不可，何心下這等利害！」眼睜睜心中恨道：有目無珠的小畜生，豈不知我老莫是侯府的細作，在侯大爺跟前也還說得幾句話？你在面前這等放肆，只叫你：

龍遭鐵網難伸爪，虎落圍場怎使威？

望著呂昆怒目圓睜，口裡胡言亂語。呂相公道：「這廝如此可惡！便是侯韜勢力過人，小生也不懼他！你將這些大話壓勢誰人？此地乃秦樓楚館，人俱可到，你豈能拒擋我不來？便不借貸與你，卻怎奈何！」當下二人一場口角。柳氏再三勸解，六頭這廝假出大恭為由，笑喜喜的道：「我若不架一籌，你們好〔說〕我逃席。」連連架了一籌，轉身下樓。

媽兒道：「相公往哪裡去？」六頭道：「外面去大解。」媽兒道：「裡邊現成毛廁，何〔不〕在家裡大便，到反出去費事？」六頭道：「平生最喜的是吃家飯，廁野屎。」